

## H百味书斋 李焕才

## 黑与白



黑与白

放下破事,上来喝茶!

手机在叫,这是阿福的声音。

退休后的阿福在儋州市那大镇开了一间诗乡歌海文化会馆,有书有画,有琴有棋,有歌有茶,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。

上八楼来,阿福没有先给我茶,而是递过来一本诗集。

我问:出啦?

阿福说:出了。

我接过诗集,说:让我好好看。

阿福说:不仅看,还要说呢。

我说:好。

阿福的诗集叫《黑与白》,在《自序》中写道:“因为想不开才写诗,写诗就想通了。”有意思!他在《写诗》中又写道:“把看见的听见的/放在心窝上煮熟/然后/再吞下去/充饥已经疲惫不堪的情怀。好啊,这样的诗我喜欢。阿福的诗既然是“放在心窝上煮熟”,可以“充饥”,必然摒弃了空泛和矫情,以真诚和朴实的面目见人,而且浸润着他的情愫,牵扯他的思维,藏掖他生命的声音,带有他的体温,读着可以触摸到他跳动的脉搏,又能窥见流动在他心底的那些隐秘的河流,让人感动在他的诗行中。

其实,阿福本身就是一首有韵味的长诗,和他在一起,不缺乏快意,只要你稍凝神,就感觉到他的身上飘动着诗的影子,他在嬉笑怒骂中,很自然地泼出诗的意象。我窥视阿福的简历:一个山村里走出来的小伙子,不经意中踩上了云梯,翻个筋斗便成为空军战斗机的一级飞行员,纵横驰骋在云上云下,让他的山村伙伴们不时仰望长空,在繁星中寻觅他的身影;他借助飞机的翅膀在天空翱翔,他的思维也长出了翅膀,翩翩起舞在字里行间,随手采摘有灵性的文字,排列成一行行诗句,也就变成了一个诗人;他在天上、在地上,从不同角度观看世界,发觉世间万物分外活泼生动,他别出心裁用一支毛笔操练文字,居然把方块字操练成有形有神有生命的书法,我很喜欢他书法的灵动和隽永,他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书法家;他把文字编织成意味盎然的文章,将他的情感揉搓进去,他又成为一个散文家。又回头来看阿福的诗,他的文字意象深远,却让人真切地感触到他情感的波澜,比如他在空中回望家乡,在《故乡》一诗中写道:“回到故乡/拾回孩时的调皮/涂上泥巴/让村边那条小溪认得我。”他在云层里俯视大海,在《南海之梦》里写道:“面朝南海/梦回故里/我把海螺当酒杯/斟满惊涛/喝下滚滚翻腾的海……”更让人快慰的是,他的书法也自然而然地融入诗的意境,他在《书法》中写道:“雨/淋湿了黑的夜晚/纸/便成了云的故乡。”他用右手抓笔写字时,感觉好像泼墨于云雾间,于是署名“云墨”;用左手抓笔写字时,灵动敏捷,便署名“左道”。

读阿福的诗,能激荡人的情怀,但是读着,心里常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平和,蓦地又肃然。他的诗不仅激情澎湃,还有凝重和睿思,不时闪动着哲理的幽光。可想而知,一个人经常从地面上天空,又从天空回到地面,不断变换视角观察世界,必有独特的感受,后来,他又退役回地方工作,得到地气的温润,接受生活的洗礼,目光会从敏锐逐渐趋向深邃,能透视世界光和色的神奇。阿福那些富有哲思的诗句,

就是吸收了大地的灵气,融入自己的智慧,酿造出来的。比如这诗集叫《黑与白》,本身就是一个哲学的母题。他在开篇的《筷子》中写道:“一根是白天/一根是黑夜/用早晚/夹起三百六十五个日月。”不经意中,便把黑白与天地与生活缝缀在一起了。

是啊,黑与白是世间的底色,却可以幻化出斑斓的景象,尤其经诗人着意拨弄,也就气象万千。■

## H 琼州风物 郑有义

## 海南的三角梅

客居海南,常听朋友说海南也有梅花,便觉得有些奇怪。再问,说叫三角梅。我有些好奇,便想专程找机会看一下究竟。

万宁市候鸟协会会长刘家旭告诉我,这里有个溪边村,在万城镇东南,乌场港边上的东山岭脚下。因有一条小溪穿村而过,村民又多沿溪而居,遂得名溪边村,是海南著名的三角梅风景旅游区。还可品咖啡,便专程去看。

我们去时,正是这里三角梅盛开的季节。只见村村落落、楼下园中、边边角角,处处是怒放的三角梅,真是一片三角梅的王国。

村里人介绍,溪边村的三角梅面积多达近百亩,年产量达12万多株。仅佳品就有心双色、口红、印度画报、西施怡锦等12个品种之多,很具规模。

村里专门有三角梅培育基地,我去时,村民们正在一片花海中忙着浇水、施肥、修剪。聊起来,村民说,“这三角梅挺挣钱,乐意干!”

我却不知为啥这花叫“三角梅”,便在村民指引下,细细地欣赏起来。原来,这确是一种很有特色的花卉,实则是一种常绿攀援状灌木。枝干为拱形下垂,是卵形单片叶互生,背面铺满厚绒毛,顶端则是钝圆的圆。花在顶处,却很细小。三朵聚生于三片红苞中,外围的红苞片却又大又好看。有鲜红色、橙黄色、紫红色、乳白色等不同颜色。

在一株三角梅前,我细细看来,发现它竟有紫、红、橙、白、黄等五种颜色。好象各种颜色相互攀比着看谁好看,有趣有味,艳丽异常。我问正在剪枝的村民:“怎么一个枝干的花竟可有五种颜色?”村民告诉我说,是专门科学嫁接的。另外,阳光、温度也会使同一株花带来不同时节的花色变化。我大感惊喜。

在三角梅基地徜徉,不时又可看到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鸟飞来跑去,在三角梅上搭窝,又欢快地跳来跳去,真的把你拥入一片鸟语花香之中了。

在不宽的村道和两边的民居旁,还有些大大小小的文化广场、书法长廊、文化牌匾。还有一座书香气四溢的溪边书屋。书屋是主、辅屋两幢建筑,内设礼仪大厅、书法学习厅等区域。据说一些书法家们常聚集于此,挥毫泼墨。书屋24小时开放,许多人在里面看书,有的闲来一泡就是一整天,十分受村民的喜爱。这里还常举办学习班、读书会,使书屋成为“网红”。村里还打造了休闲驿站、农家乐、民俗博物馆。这个溪边村还构建了合作社,我倒觉得有点方向性意义。

尤使我感兴趣的,是在距溪边村三角梅基地不远处,有一处凉亭式、四壁皆空,颇具古风和农家特色的溪边客厅。走进亭内,却见桌椅挂件更是一片素旧拙朴的古风物件。墙上、吧台旁,挂着斗笠、簸箕等久远的农家工具,帮你唤回有些淡忘却美丽的耕读



海南三角梅

文化,勾起游人的乡愁乡情,充溢着返璞归真的浓郁。

也许正是大忙季节和旅游淡季,亭里竟无一人。我便选了一个靠窗的边座悠然坐下。临窗向外一看,紧挨窗下便是一条清溪,可见鱼游。溪边,窗旁,三角梅怒放。微风拂来,满是淡淡的清香,禁不住要贪婪地大口深吸,让那似有若无的三角梅芬芳穿透骨髓。

海南的三角梅,是秀美的、艳丽的、热烈的,是婀娜、浪漫、动人的。俺家乡的梅花却是娴静的、高冷的、妩媚的。南北两枝梅,各有其风格,各有其性情,便也各有其独特之美且互无可取代。她们,都属于她们自己。于是,海南的三角梅,也在我心中真真地美丽起来。■

## H 读史侧翼 陈新

## 苏东坡和“月下美人”

绍圣四年(1097年),苏东坡被流放到儋州中和镇。刚到中和时,苏东坡用八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处境:谪居儋耳,无地可居。一个花甲老人,一个学富五车的大师,还是曾经的朝廷重臣,被贬初至中和时,偃息于桃榔林中,蛇鼠出没,病痛折磨,缺酒少食,无朋无友,仿佛置身绝境,令人心痛。但善良的儋州百姓善待流寓的苏东坡,送他食品,送他吉贝(布)。送他地瓜酒,慢慢地,他习惯了当地生活。随缘委命,随遇而安,乐观旷达的性格使他很快融入当地百姓之中,慢慢化解了生活中的困顿,他开始享受海南椰风海韵的日子。他听当地好友黎子云说,离其住处不远的七里村有一种美丽的玉蕊花,便决意去看看。

1098年,立春当天,晨起的苏翁心情格外明媚,用一把老梳子快乐地梳理着头上所剩无几的头发,穿上芒鞋,拄着竹杖,去离住处几公里远的北门江畔看看那“月下美人”。到村边的河道时,坡翁被惊到了。几百亩的玉蕊花遍地落红,如梦幻般的美。还有花林旁,万亩农田,繁忙春耕,热火朝天,这美好欢腾的春景春图,让他春心爆棚,诗兴大发!他写道:春牛春杖,无限春风来海上。便丐春工,染得桃花似肉红。春幡春胜。一阵春风吹酒醒。不似天涯,卷起杨花似雪花。

苏东坡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美轮美奂的春天画卷。在这幅和谐安康的春日盛景中,春牛在春工犁杖的支使下摇着尾巴,快乐地耕田,海上无限的春风吹拂得人们心生愉悦。一串串粉红的玉蕊花像在风中摇曳的春幡,颜色像极了他家乡桃花的肉红,铺天盖地的落花纷纷飘下来,又像极了他家乡杨花,雪花。让他陶醉的不是那香醇的美酒,而是那浓浓春意。苏翁在这《减字木兰花·己卯儋县春词》中连用了七个“春”,无限春风,多情春工,快乐春幡,欢乐春牛,喜悦春杖。还有愉快的春胜之心,他把海南和北方链接在一块,一声声,难掩绵绵的思乡之意,他把玉蕊花和他家乡的杨花、桃花、雪花联系在一块,每一句都含蓄地表达了深深的思乡之情。

玉蕊花是一种既高贵又平民的花卉。它清雅暗香,冷艳娇媚,花开时节像淡淡的云朵,不张扬,不热烈,花落时分它纷纷扬扬,像飞扬的粉蝶,虽无声却不苍凉。花开时百卉千葩,既温柔又多姿,既大气又内敛。为拒绝探访的赏花客,它低调地选择深更半夜静悄悄地开放。所以人们把玉蕊花称为“含羞少女”“月下美人”。唐朝中后期,在长安,牡丹、杜鹃、玉蕊一起并称为三大国花。玉蕊是其中最稀有的。唐末战乱,玉蕊销声匿迹。偌大中原再也找不到它的倩影。人们普遍认为“月下美人”失踪了。然而,一千多年后,海南岛中和古镇的七里村里,人们吃惊地发现,村中弯弯曲曲的河道边上,布满数不清的玉蕊树林。玉蕊在这块土地上恬静、安然地生活着。

七里村建村约一千三百多年,村里的古玉蕊树林,也有一个关于七仙女的美丽传说:某一天,天宫的七仙女结伴来凡间游玩。她们钟情于儋州北门江畔的这片小村庄,但这村庄一直缺水,民众难以生活。仙女们便施法术,修了一条七里长的河道。她们引灌清澈的河水,用七件粉红衣裙幻化成一片多彩的玉蕊林。她们常常趁着朦胧月色到林中赏花蕊,闻花香。待到凌晨三点,花儿浓情盛开时,她们却不惊扰熟睡的村民,悄悄飞回天宫。从此村民们有了七里河水种植水稻,结束只吃薯芋的历史。为感谢七仙女的造福,人们把村庄更名为七里村。

九百多年前,苏东坡在七里溪的溪水边与玉蕊花深情邂逅。为美丽的玉蕊花书写了一曲绝美的赞歌。■

## H 季候物语 黄辛力

## 醉美秋色

秋天以铺天盖地之势降临于人间,并不断深入着。上天的七彩染缸被打破了,以秋风秋雨的方式渲染着大地,于是,便有多彩绸缎装扮着人间的美丽,于是,秋风、秋雨、秋景、秋色烘托出这个世界的生动,也成了千古以来文人墨客抒发感情的意象,真可谓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”。

古代诗人对秋色的描绘更多的是凄美,抒发的更多的是悲愁。而我却看到的是更多的壮美与生意,看到的是比春天更美好的厚重,犹如刘禹锡《秋词》所言: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”。秋色,是多彩多样的,既有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壮美,更有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收获喜悦,有着让人对岁月,对未来的美好遐思。

秋天是白色的,天高气爽,白云飘飘,没有什么理由让人悲秋,那一朵朵白云,有时像牧民在草原上赶着羊群的情景,有时像刚刚收获的新疆棉花,洁白里有些许的汗香。

秋天是红色的,北方的枫叶染红了山野,染红了村落,染红了林荫小道;南方的三角梅飞翔着热烈向往。红,是生命的迹象,更是生命的隐喻。有人不敢面对,因为落叶而悲愁,感受生命的寂寥,岂不知,落叶化为泥是一种轮回,更是为了来日树儿的嫩叶吐绿,茁壮成长,故而,红这不仅仅显颜色的美,更是一种拱让、一种付出,一种牺牲的壮烈。

秋天是黄色的,这是秋天的主调。银杏、胡杨的金黄,尽管短暂,却成为游人美好的向往,摄像头里的聚焦点。这种金黄只是大地的美丽点缀,水田里、梯田上那一层一层金黄色的稻浪,水果园里橙黄色的橘子一张张笑脸不仅给大地添色添彩,更打扮了人们美好的生活。结果,是对过程的肯定,过程和结果都是美好的。秋天,是收获的季节,是让人充实,让人有动力的季节。

秋天是绿色的。在我所居住的古老而年轻的海岛,有蓝天白云映衬着,有大海波涛诉说着,有榄仁树红着脸,与美丽的红椰在秋风里翩翩起舞,有金灿灿的稻穗悄悄地传递农事的喜讯。当然,我的海岛更有傲然于世的颜色——绿色,一年四季草木常青,苍翠欲滴,秋风秋雨也无法染指,犹如祖国南端的绿色宝库,蕴藏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。目前,这个古老的海岛被赋予年轻的名字——海南自由贸易港,正乘着时代的巨轮,盛载着多少代人的企望,向着美好的未来行进。

“醉貌如霜叶,虽红不是春”,身在深秋里,我以秋露为酒,豪饮无尽的秋色,醉倒千年的风雅颂里,醉倒在多娇的江山里,醉倒在椰林小径上。■